

重塑梭罗

〔美〕罗伯特·米尔德 著
马会娟 管兴忠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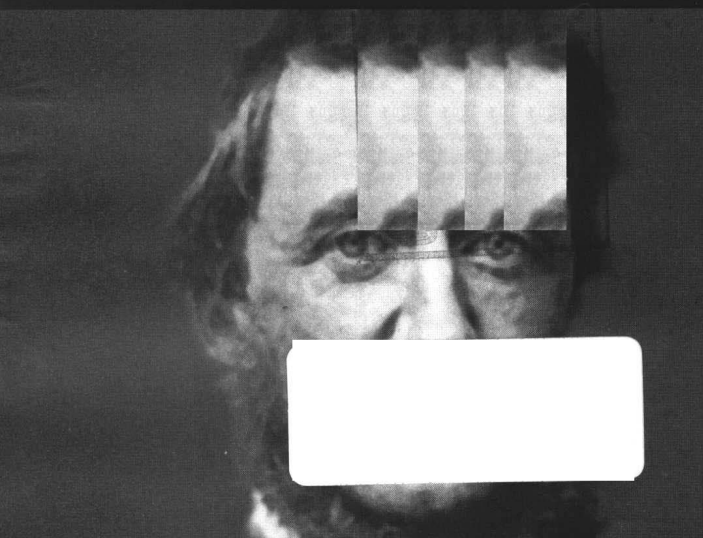
东方出版社

5.6

重塑梭罗

241.383

〔美〕罗伯特·米尔德
马会娟 管兴忠 译 著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丽华

装帧设计:李颖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塑梭罗/(美)罗·米尔德著. 马会娟等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1

(外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ISBN 7-5060-1547-1

I. 重…

II. ①米… ②马…

III. 梭罗, H. D. (1817 ~ 1862)-传记

IV. 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3610 号

重 塑 梭 罗

CHONGSU SUOLUO

(美)罗·米尔德著 马会娟等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通州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1.625

字数:260 千字 印数:1-6000 册

ISBN 7-5060-1547-1/K·333 定价:21.00 元

重 塑 梭 罗

《重塑梭罗》一书主要对梭罗 1837 年从哈佛大学毕业至 1862 年去世这一段生命历程进行了再思考。作者罗伯特·米尔德重读了梭罗几乎所有的作品,并参考有关梭罗的传记和写作手稿,集中讲述了梭罗在他的作品中调整个人社会心理的故事。米尔德认为,梭罗的写作根植于南北战争以前的康科德镇这一微观世界和他个人天性的内在需求,是作者调停他与市民同胞之间的紧张关系,描述理想自我,从而实现该种自我而在语言修辞方面的努力。《重塑梭罗》首次详尽阐释了《瓦尔登湖》是一个随着时间变化而演变的文本;在该书写作过程中,它随着梭罗的变化而变化。《瓦尔登湖》中的改动和不连贯性说明了该书并不像梭罗有意描写的那样是一个成功的神话,而是一个微妙的、充满了矛盾的故事。

米尔德的探讨并不限于《瓦尔登湖》,他在书中驳斥了关于梭罗后期创作“衰退”的传统观点。米尔德对梭罗后期有关自然一历史随笔的探讨不仅论述最充实,也圆满完成了对梭罗一生的重新勾勒:他的生命历程既不是一条顶点在《瓦尔登湖》的抛物线,也不是一条绵延不断的直线,而是一条上升的弧线,有周期性的断裂,也有重新开始,不变的是其上升的动力。

序 言

也许扼要讲述《重塑梭罗》这本书是怎样写成的可以作为该书最好的绪论。作为涉及面极广泛的爱默生研究和美国文艺复兴研究的一部分,《重塑梭罗》的研究工作源于这样的认识:我觉得美国文艺复兴时期有代表性的三本著作——《莫比·迪克》、《瓦尔登湖》、1855——1856年版的《草叶集》之间,以及在19世纪中期的作品和爱默生1839年的演讲《美国学者》之间都有着深层的结构上的姻亲关系。这里我所说的“结构上的姻亲关系”,不只是这些作品在植根于时代精神的内容或者形式上的类似,或者在受到爱默生对文学和哲学的影响这一传统方式上有共同之处。尽管这些作品在体裁、场景、敏感性和观点上都相去甚远,但它们似乎有一个共同的修辞结构,这种共同的修辞结构是通常的文艺批评术语所不能解释的,并且似乎超越了个体作者的创造性,指向集体经验的源头。

随着理解逐步加深,我意识到《重塑梭罗》这本书的主题应以个人意识和群体意识、社会进程和文学形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为中心。然而,在我读过的书中,没有一本能够帮助我探讨这样一个课题或者提供一个可用的模式。新历史理论和实践在消解文学前景和历史背景之间的传统区分上已经走得太远。他们主要通过贬低作者在篇章和意识形态的游戏中的地位来达到这一目的。对

我来说,下面这些理论家关于文学批评或者超出文学批评范畴的著作更具有参考价值——埃里克 H. 埃里克森,卢西恩·戈德曼,雷蒙德·威廉斯,社会学家阿尔文 W. 古尔德纳和克利福德·格尔茨。所有这些理论家都极为关注个人和群体各自产生、调节自身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内心机制。尽管表达方式各不相同,所有理论家似乎都围绕着肯尼斯·伯克的名言:“具有批评性、想像性的著作都是对产生它们的环境所提出问题的回答。它们不止是简单意义上的回答,而且是战略性的回答,程式化的回答”,这些回答“审时度势,给作品的结构和重要组成部分命名,命名的方式中包含了对作品的态度”。^①借用伯克将文学视为象征性行动这一概念来探讨美国文艺复兴,我逐渐认识到 19 世纪 50 年代的写作是一种“程式化了的回答”,回答了爱默生为整个文学一代提出的职业问题。我打算展示的历程是美国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家——他们是个性鲜明的个人,也是寻找把自身从国家生活的边缘中拯救出来的文学阶层的一员——如何按照个人以及集体的需要来改造世界,以及如何在深层叙述和语言形式一致以及在多数外在方面不一致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自我。

这项研究工作结出的第一颗硕果是关于爱默生的一篇论文《作为文化事件的〈美国学者〉》。^②有关《瓦尔登湖》和梭罗早期创作的一个章节是我收获的第二颗果实。从一章演变成一本书,这是我对收集到的大量富有特色的材料作出响应的结果——1906 年托里—艾伦版的十四卷梭罗日记(目前已被普林斯顿文本所取代)以及罗纳德 E. 克拉珀的《瓦尔登湖》原始版本,能够使读者追溯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作者和作品的发展历程。与《瓦尔登湖》如何和为什么形成现在的样子的鲜活记录相映衬的是,有关历史、意

识形态、职业和文学结构的归纳概括过于苍白、模式化,并且常常离题。借用爱默生“没有历史,只有传记”这句话(JMN VII, 202),我越来越觉得除非以传记的形式来写作,我没法写自己想写的那种文学史。有一位阐释者在比较了梭罗《瓦尔登湖》的第一稿(1846—47)和发表的文本之后,曾这样辩论道,从《瓦尔登湖》初稿到发表这几年里,“在改动和添加中,历史强行进入了[这本书]”,^③的确如此。然而大体说来,这种“历史”涉及到的远不止梭罗对大众改革的可能性”以及对自己在“鼓动”大众改革中的地位逐渐丧失信心。^④改变《瓦尔登湖》历史的是作者作为一个心理的、社会的人的有机历史;在充分、理智地理解该历史之前,一个人是不大可能有机会满意地理解其他历史的。我开始把这件事的详情细节视之为“实际历史”——它可能使人联想起任何有关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具有互文性这一重要说法。

我不敢说自己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写了这本早已计划要写的历史书。在阅读整理有关《瓦尔登湖》的日记和它的原始文本,以及同时期的其他作品以及梭罗青少年时期的作品时,我发现梭罗的事业有它自己所关注的焦点,在《瓦尔登湖》的一系列草稿中已经勾勒出了发展的方向。如果我不在《瓦尔登湖》之外继续寻找它,去发现这一旅程是怎样和在哪儿结束,这几乎不可能。众所周知,这一领域并不吸引人。尽管有罗伯特 D. 理查森,约翰·希尔德比德,威廉·豪厄尔思等学者 20 世纪 80 年代的工作,人们对梭罗创作“衰退”的神话如同对麦尔维尔创作“衰退”的神话一样深信不疑。然而,实际上,这两位作家都毅然决然地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并且获得了另外的成就——麦尔维尔在《卡莱尔》中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赋予他终生所关注的问题以新的深度、历史的思索以

及新的文学样式;梭罗在后期的自然历史散文中扩大了他兴趣的范围和主题,以一个新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重塑梭罗》这本书的部分目标,是帮助重新勾勒梭罗事业的轮廓,它不是一条顶点在《瓦尔登湖》的抛物线,也不是一条绵延不断的直线,而是一条上升的弧线,有周期性的断裂,也有重新开始,不变的是其上升的动力。

关于用词和研究方法的说明。在多数情况下,我尽量避免填鸭式的说教,使用一些文学理论只是为了直接回答一些问题的有限实用目的。但是我承认我有重新建构对作者的评论的倾向。福柯问道,“究竟是谁在谈论这有什么关系?”^⑤我相信,任何事都使我们摒弃福柯的稻草人,即“自由主题”^⑥,而把演讲人看作是有着鲜明意识,能接受、加工社会历史经验,从而使自己更好地适应社会的人。埃里克森和戈德曼强调个人和群体在重塑内心世界,铸造新的心理结构以对付心理调整危机的作用,这是对抗福柯的有用砝码。在另一个不同的方面,我受到了鼓励,(依据事实)发现我在《瓦尔登湖》和《在康科德河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中采用的探讨文本(不)统一的方法有了一定的名声。弗雷德里克 C. 克鲁斯所称作的,“以经验为依据的批评家”,“倾向于接受[著作中存在的]矛盾,并不试图将这些矛盾升华为更高层次的统一。然后,他们在犹豫不决或者矛盾重重的作者思想里探索矛盾的根源。这样的批评家不是从文本本身要求条理性,而是从文本证据和传记证据二者之间的一致中得到这种条理性”。^⑦然而,一本书或一项文学事业并不能恰到好处地把经验主义者要求的这种条理性提供给读者,因此我们似乎有必要补充这么一点,即经验主义是相对的,要使不可避免的主观性服从于对事实负责,服从于对文学形式的公

开兴趣,经验主义并不是一种非常“客观”的选择。

《重塑梭罗》,尽管适合于我个人重新建构梭罗的计划,它仍然主要是指梭罗本人一直致力于的自我神化的计划。计划的中心是梭罗对我所称作的“关系问题”的关注。“我就要 39 岁了,但在这个星球上我还没有处理好自己与同胞们的关系,处理好与工作的关系”(JMN VII,458)。爱默生 1842 年说的这段话也同样适用于梭罗——在记了长达 29 年的日记中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坦白以及极为少见地向哈里森·布莱克^⑧这样的朋友吐露心事时,梭罗的确谈到了同样的问题。我所谈的“关系问题”以职业问题为主,同时还包括数个坐标,涉及到对经验的满意态度。它以个人身份开始,以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正当的职业结束,其适应性推力沿着自我与他人、与当地社区、与全社会和整个人类,以及与历史、自然和上帝的联系进行调节。

尽管梭罗本人相信“对于一些必要的东西”他“从未有改变[自己]思想的机会”(Corr 491);然而梭罗对自我的思考以及更多地对自我设想的强调几乎一直在不断地变动着。从未改变的是他的先验主义信念:他已踏上了朝圣的生命历程,朝圣的天国是在俗世时间里能够达到或者达不到的生命的充实。以这次旅程所呈现的面貌来阐释这次旅程,——用梭罗本人可能不会使用的措辞来说,他的写作又反过来塑造着这次旅程,对此做出解释是本书的主要目标。该书搜集了有关梭罗信念和他的创作艺术的大量评论;关注的焦点是我所见的发生在他的书里书外有关调整的戏剧,它激发了修辞结构并赋之以表达方式。同斯坦利·卡维尔一样,我坚持认为《瓦尔登湖》(和几乎一切梭罗作品)“在每一句话里都有深意”,^⑨但是我更愿强调“在”这个介词。我认为,这个词含有行动

上的意义,与梭罗话语表面上,或者具有诗意的内容常常并不相同。在梭罗作品的最初和最终的形式中——能量穿越梭罗的话语,并把这些内容锻造成论题——他的作品是对怎样生活的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的戏剧化回答。由于在刻画(并因此实现)一个理想自我的努力中他没有料到会遭到大自然、社会以及个人存在的抵抗,他的答案具有了新的特点。梭罗几乎一直未能克服这些问题;但同时他又不让这些问题的阻碍自己。弹性是他特有的品质,使他能够重新神化自我,重新提出成功的条件。即使对自己,梭罗也拒绝承认失败。通过丰富的思想和赐予生命的功效中永不枯竭的精神来弥补他对失败的拒绝,尽管他在准备摆脱理智记忆的负担时有时可能感到恼怒。爱默生式的成长是对界限的突破,围绕着新的精神“船舵”,重新明确自我(CW II, 180);梭罗式的成长则响应内在或者外在的控制,是重新调整能量、信念、憧憬和希望的方向的典型。尽管梭罗喜欢向上变形的形象(如虫卵羽变成蝴蝶),实际上他像多变的海神普罗秋斯,通过间接的变形来避免悲剧、长期的挫折、悔恨和绝望。这种变化,如果还不是他所寻找的变形,却有着复活他天生的乐观主义,赋予他的生活和工作以新的创造力的有益效果。

我不敢奢望我对梭罗的描述会让每一位读者满意。圣徒式的传记作者不愿去考虑梭罗修辞立场这一支柱,形式主义者对我所强调的梭罗主要文本中的脱节之处也不会感到满意。这些脱节之处随着作者的变化而改变,在某些方面作者本人似乎也一直未能认识到这一点,更不用说承认了。然而,正如迈克尔·韦斯特所言,如果对梭罗文本中的脱节和不连贯性视而不见,我们就忽视了文本中最重要的、富有人情味的地方,如果“忽视了[梭罗的]弱点”,

“我们就亵渎了这个人最有力的东西”。在梭罗公开发表或者未公开发表的作品中,除了他让我们注意的自我赞美的叙述以外,其他故事也正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儿我要讲述的故事是对他本人所讲述的故事的多方面补充;描述了产生他身份和文学形式的压力、挫伤或者使之破裂的经历,以及代替它们先升而后降的结构。在我的解读中,作为 1851 - 62 年间日记撰写者和作家的梭罗最有价值:即修改《瓦尔登湖》后几稿的作者和《瓦尔登湖》完成后投身于生活和事业的作家。后期的梭罗情感深刻,更可爱,更真实——也更成熟,没有哪一段时期可以比梭罗的生命后期更能够体现这一点了,尽管这段时期却常常被视作是他知识和文学上的冬天。

本书写作得益于 J. 林登·尚利,尤其是罗纳德 E. 克拉珀的文本校勘成果。在学术领域有许多值得提及有时却又容易忘记的感谢,我特别感谢下面这些学者的著作:查尔斯 R·安德森,约翰·希德尔比尔,威廉·豪厄尔斯,林克 C. 约翰逊,理查德·勒博,舍曼·保罗,斯蒂芬·雷尔顿,罗伯特 D. 理查德森,罗伯特·萨特尔迈耶。史蒂文·芬克的《市场上的预言家》出版于我的手稿完成之后,但在最后的修改中,该书提供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并激发我作深入的思考。老师感谢他们的学生似乎成了惯例,但华盛顿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给我提供了真正有分量的建议。我对前系主任爱德华 N. 威尔逊表示感谢,对华盛顿大学文理研究生院提供我暑假补助金资助这项写作计划表示感谢,对人文学科国家基金提供我科研补助金从事一项早期的工作表示谢意,是该工作促成了本书的写作。我尤其要感谢我的妻子盖尔和儿子杰弗里和布赖恩,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使我在进行这项艰难的工作时能够像麦尔维尔所说的那样暂时把书从大脑中移开,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注释

① 米歇尔·福柯,《作者是什么?》,载唐纳德·布沙尔和谢里。西蒙译《语言,反记忆,实践》(伊萨卡岛,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7)p.113—38。

② 肯尼思·伯克,《文学形式的哲学》,修订本,作者简写本(纽约:蓝登书屋 1957年)p.3。

③ 罗伯特·米尔德,《作为文化事件的〈美国学者〉》,载《前景:美国文化研究年刊》,1991年第16期,p.119—147。

④ 米歇尔·吉尔摩,《〈瓦尔登湖〉与‘对商业的诅咒’》,载《美国浪漫主义与市场》(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5)p.49。

⑤ 吉尔摩,p.49。

⑥ 最近关于梭罗和文学职业的探讨包括伦纳德·诺伊菲尔德特在《经济学家:亨利·梭罗和企业》(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戴维·莱弗雷兹《男子汉气和美国文艺复兴》(伊萨卡,纽约: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87),p.22—25以及书中各处;斯蒂芬·雷尔顿《作者与听众》(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2),p.50—73。雷尔顿的作品,在将文学视为“表演”这一意义上与我的观点极为相近,但是出版于我的手稿基本完成之后。

⑦ 弗雷德里克·克鲁斯,《批评家夺走胜利》(纽约:蓝登书屋,1992年)p.77。

⑧ 梭罗在1854年12月告诉布莱克,“我还没有学会如何[在世界上]生活,我想,担心自己在近期也不可能学会”(Corr354)。

⑨ 斯坦利·卡维尔,《〈瓦尔登湖〉的意义》(纽约:韦金1974)p.3。

世界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海因里希·海涅传

我的父亲托马斯·曼

就这样，他成了威廉·詹姆斯

佳吉列夫传

重塑梭罗

蒲宁回忆录

装帧设计



TEL: (010) 62150547

目 录

序言	(1)
----------	-------

第一部分：1837—1849

第一章 “尴尬的社会地位”	(3)
第二章 “在时间的眼下”《在康科德河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 ..	(50)

第二部分：1845—1854

第三章 解构《瓦尔登湖》	(83)
第四章 《瓦尔登湖》和上升的修辞	(98)
第五章 间歇期(1849—1852)	(170)
第六章 挑战重力(1852—1854)	(204)

第三部分：1854—1862

第七章 “大约……之间的兴趣点”(1854—1857)	(291)
第八章 “获得新的领土”(1857—1862)	(320)

常引用作品简写表	(356)
----------------	-------

第一部分

1837—1849

第一章 “尴尬的社会地位”

直到[一个人]能够与他人完全充分地进行交流,他才能找到他的职业。他必须为自己的个性找到一个出口,使他人认可他的工作。

爱默生(CW II, 83)

我必须承认,当有人问我对社会有何作用——对整个人类负有何种使命时,我深感汗颜。无疑,我感到惭愧不是没有原因的,但我的四处闲逛也并非没有理由。

梭罗(PJ1, 339)

I

像 1837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大多数同班同学一样,梭罗离开了坎布里奇,来到了世道艰难,工作稀少,前途未卜的褊狭世界。1837 年的经济恐慌带给新英格兰中产阶级的实际苦难比他们当初的担心要小得多;^①然而对于热衷于文学的梭罗一代的青年来说,经济秩序上的崩溃促使他们更加远离商业化了的美国。商业气息随处可见,而且在某些方面影响深远。不过,无论按照何种客观标准,爱默生在《美国学者》演讲中所说的“一批具有远大前途的